



“为一本书策展”，一周只卖一本书，此为东京森冈书店的经营理念。15平方米的店面，只在中间安放一张可移动的长桌，展览书籍放置其上。其余的空间与陈设，则依据本周所售品种，进行独一无二的空间设计。若是摄影类书籍，会打造一个摄影棚；若是园林植物类书籍，会布置一个绿植园；若是饮食类书籍，会布置成一间料理店。这场专门为一本书举办的衍生展，由店家、作者、编辑共同策划完成。

2025年3月16日下午3时，在春风荡城郭的钟楼街一家酒馆，也进行了一场类似活动。店家搭建

为一本书策展

介子平

平台，书为《壁上丹青·山西古代壁画》，作者即本人，牵线吕国俊、发行董晓宁、责编宁姝峰，悉数到场。亨利·列斐伏尔《空间与政治》说：“空间既非起点，亦非终点，而是永远处于形成中的媒介与中间物。”空间属性，深度影响观众体验感，酒吧空间举办此类活动，还是第一次参与。

卿本木讷之人，从不渴望被看到，成为目光的焦点，却是一时兴起，轻易许诺，两小时的讲座用词，料是一月的语量。“面必净，发必理，衣必整，纽必结，头容正，肩容平，胸容宽，背容直”，严修《容止格言》里这几条，无一占据，故每每失却自信。我的眼里也有光，医生说是散光，便是自信不足所致。不善言而言，不善书法而以毛笔签名，屡次执念于自我，终是不自量力，铩羽而归。同样是咸鱼，为何别人能翻

身，自己却粘了锅，难道忘了加油？我是我所是，大概天生如此。好在凭借真诚即兴发挥，跨过庸常，未及冷场，因为真诚离人心更近。友人说我语速跟不上思维，听上去不拘格套，有些跳跃，我知道这是十分鼓励的话。从事编辑工作，难免与作者一水两岸地交流，却不善于通话式沟通，多年来采用的均是电子邮件式留痕，如此便可从容地条理起来，易被理解与认同。

店家特意调制了一款红绿相间的“壁上丹青”鸡尾酒，令人惊喜，遂以鸡尾酒里的情谊为开场白，以驱焦虑。1991年，平生第一本书——诗集《青灯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精装、平装合计印刷逾万册，得稿酬3000元。拿着汇款单到并州路邮局提取，邮局竟凑不足数字，告知第二天上午再去，临走特别提醒，厮跟上一人，足见这在当时算个数目。随即请周边的人喝酒，饭店即调制了一款甚是魔幻的鸡尾酒，表面可见一层红，一层绿，一层赭，一层白。今昔时光，仿佛从前，日已西偏，光如白练，看上去就是玻璃酒杯里的那层白，几十年了，再未喝过此类酒。

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 太原理工大学站

郝 波

太原理工大学站位于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和前北屯路——大王路一线交叉口，车站共设9个出入口，为地铁1号线与6号线的换乘站。该站工程名为迎泽桥西站，公示名为理工大学站，最终确定名为太原理工大学站，因邻近太原理工大学（迎西校区）而得名。

太原理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、特色鲜明的学府。其前身是创立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。1953年，学校独立建校，定名太原工学院。1984年

更名为太原工业大学。1997年，太原工业大学与山西矿业学院合并，组建太原理工大学，同年跻身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大学行列。2017年，学校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为了进一步彰显太原理工大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故将此站命名为太原理工大学站。

太原理工大学站附近有迎西大厦、中国煤炭博物馆等建筑。

畅游晋祠之醉翁轩流杯亭

赵士岱 文图



晋祠公园东大门广场上的第四对亭台是醉翁轩和流杯亭。醉翁轩居北，流杯亭居南。一轩一亭，二者虽名称各异，却在形制上遥相呼应，对称而立，是东大门广场四对亭台中的最后一对。

何谓醉翁？何谓流杯？醉，乃饮酒所致；杯，乃饮酒之器，皆与酒有关。

宋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一代文豪欧阳修踏上太原这片土地，游历晋祠后，诗意大发，写下《晋祠》一诗。三年后的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欧阳修任滁州太守，为滁州西南琅琊山上一座新修的小亭写了一篇记文，这便是古文名篇《醉翁亭记》。琅琊山上的小亭原本无名，因欧阳修自号“醉翁”，曾在此饮酒，故名醉翁亭。按《醉翁亭记》的说法，醉翁亭是欧阳修命名的，所以，后世将醉翁亭与欧阳修始终联系在一起。

2017年，晋祠公园东大门广场修建亭台时，巧妙地借用这段佳话，将北面的亭子命名为醉翁轩。这一命名，既包含对欧阳修游历晋祠的纪念之义，又依据古建筑规制加以区分。命名为醉翁轩，不仅是与醉翁亭以示区别，而且从建筑形制上也具备了“轩”的特点。在传统建筑语境里，“亭”多四面通透，无墙无窗无门，供人短暂歇脚；而“轩”则设有墙、窗、门，空间更为私密，可供人小憩。

醉翁轩的楹联是“石上水流动皆静，云间山出幻而宁”。这副高雅恬静的联语本是清乾隆为北京潭柘寺流杯亭题写的楹联。今被转用在醉翁轩处，却毫无违和之感，反倒让轩内更添几分高雅静谧。

与醉翁轩隔水相望的流杯亭，则承载着更为古老的文人雅趣传统。流杯，是在亭内的地面上建曲折环绕的水槽，文人们集会时将盛满酒的杯子放在水槽中任其顺水漂流，待酒杯停驻在谁的面前，那人便需即兴赋诗一首，若吟不出诗句，便罚酒一杯。为增添这份雅韵，流杯亭选取欧阳修《晋祠》诗中的“地灵草木得余润，郁郁古柏含苍烟”的句子作为楹联，使“流杯”的韵味更加丰满。

由此可知，醉翁轩用古流杯亭的楹联，流杯亭则用“醉翁”欧阳修的诗联，二者隔空呼应，恰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记忆深处的五福庵巷

成 石



那天我来到东缉虎营，寻访我家在太原最早的居住地——五福庵巷。

五福庵巷位于东缉虎营北侧，西毗多马巷，东临王家巷，是一条丁字形小巷。它的名字，源自大巷中的五福庵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我家住在五福庵巷29号小院。父亲在太钢焦化厂上班，母亲在五福庵附近的一家缝纫厂工作。1955年，太钢分房，我家迁至尖草坪的宿舍，那年我3岁。

1962年，母亲带我回五福庵巷串门，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五福庵小巷的模样。巷口，矗立着一座门楼子，造型轻巧别致，灵动之气扑面而来。沿着小巷前行，明清式的瓦房四合院错落有致，有的独门独院，清幽雅致；有的院套院，深宅大院里藏着几代人的故事。其中32号院——黄国良公馆，格外引人注目，正门开在五福庵巷，后门直通多马巷。

母亲与老邻居热络唠嗑，我则被32号院高大的院门吸引，按捺不住好奇踏入其中。一进院门，一方砖雕照壁映入眼帘，上面龙凤翱翔，簇拥着一个硕大的“福”字，福字周围环绕着精美的图案，云纹、如意纹与各类花卉图案交织缠绕，精美绝伦。照壁后面四合大院豁然开朗，房屋高大，每一寸砖石、每一道梁枋，都诉说着往昔的繁华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这座公馆的主人黄国良，竟是太原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它回归平凡，化作民居大杂院，与周边院落一同，演绎着“朱雀

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的市井生活。

别看五福庵巷子不大，它还承载过行政的重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太原市第三区人民政府成立，机关就设在五福庵巷。1950年，三区与四区合并为二区，区委依旧设在五福庵巷18号院。沿着小巷漫步数百米，便到了山西省政府，在巷中便能望见梅山钟楼尖尖的楼顶。

自那次串门后，母亲再未踏足五福庵巷，将牵挂与思念托付给我，叮嘱我常回去看看老邻居。我却在匆忙的岁月中，将这份嘱托遗落，直至今年春天，才循迹而来。重回东缉虎营，眼前景象让我心生恍惚，新建的住宅楼鳞次栉比，曾经古朴简约的小巷院落，已难觅踪迹。我在多马巷与王家巷间徘徊寻觅，终在一位老人的口中，得知五福庵巷隐于多马巷内。

踏入多马巷，一路探寻，终于，一栋住宅楼院墙上“五福庵31号院”的字牌映入眼帘。保安大哥是五福庵巷的老住户，他告诉我，五福庵巷只留下这个31号院了。

我伫立在字牌前，久久凝望，心中涌起丝丝伤感，为消逝的街巷，为远去的旧时光。可转瞬，又觉释然，五福庵巷虽已消失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，却为城市的发展让出空间，“五福庵31号院”是一张珍贵的历史名片，承载着往昔的市井繁华、邻里温情，让后人得以透过它，触摸那段渐行渐远的岁月。这张名片，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而五福庵巷，也将以另一种形式，在城市的灵魂里扎根。